

李哲良 著

巴渝古镇

中山



K927.195/3

巴渝古镇

BAYU GUZHEN ZHONGSHAN

中山

里 郎 大 薇 著
巴 人 胡 杰 摄影

 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山 / 李哲良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3
(巴渝古镇丛书 / 蓝锡麟主编)

ISBN 7-5366-6261-0

I. 中... II. 李... III. 乡镇—概况—重庆市
IV. K927.1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0282 号

《巴渝古镇》丛书编委会

主编: 蓝锡麟

编委: 万相兰 施崇伟

江云波 胡卫东 胡在权 刘栋林

巴渝古镇——中山

里 郎 大 薇 著

巴 人 胡 杰 摄影(署名者除外)

本书选载照片除署名者外, 其余皆由《今日重庆》供稿。

责任编辑: 郭 宜

封面设计: 金乔楠 吴庆渝 王多 向洋

版式设计: 郭 宜

出版发行: 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制版印刷: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(深圳八卦岭 615 幢 7-8 楼)

开 本: 635×960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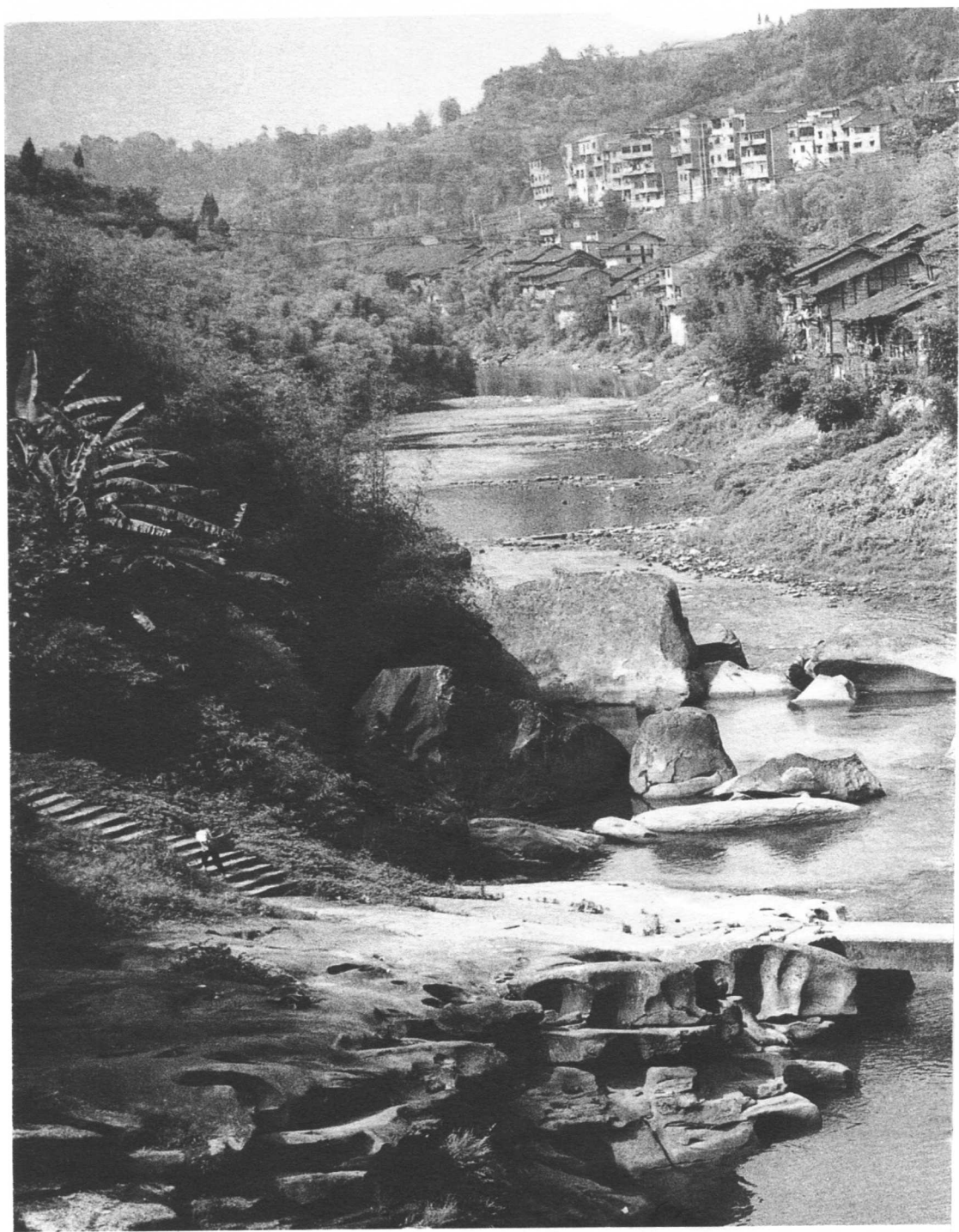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0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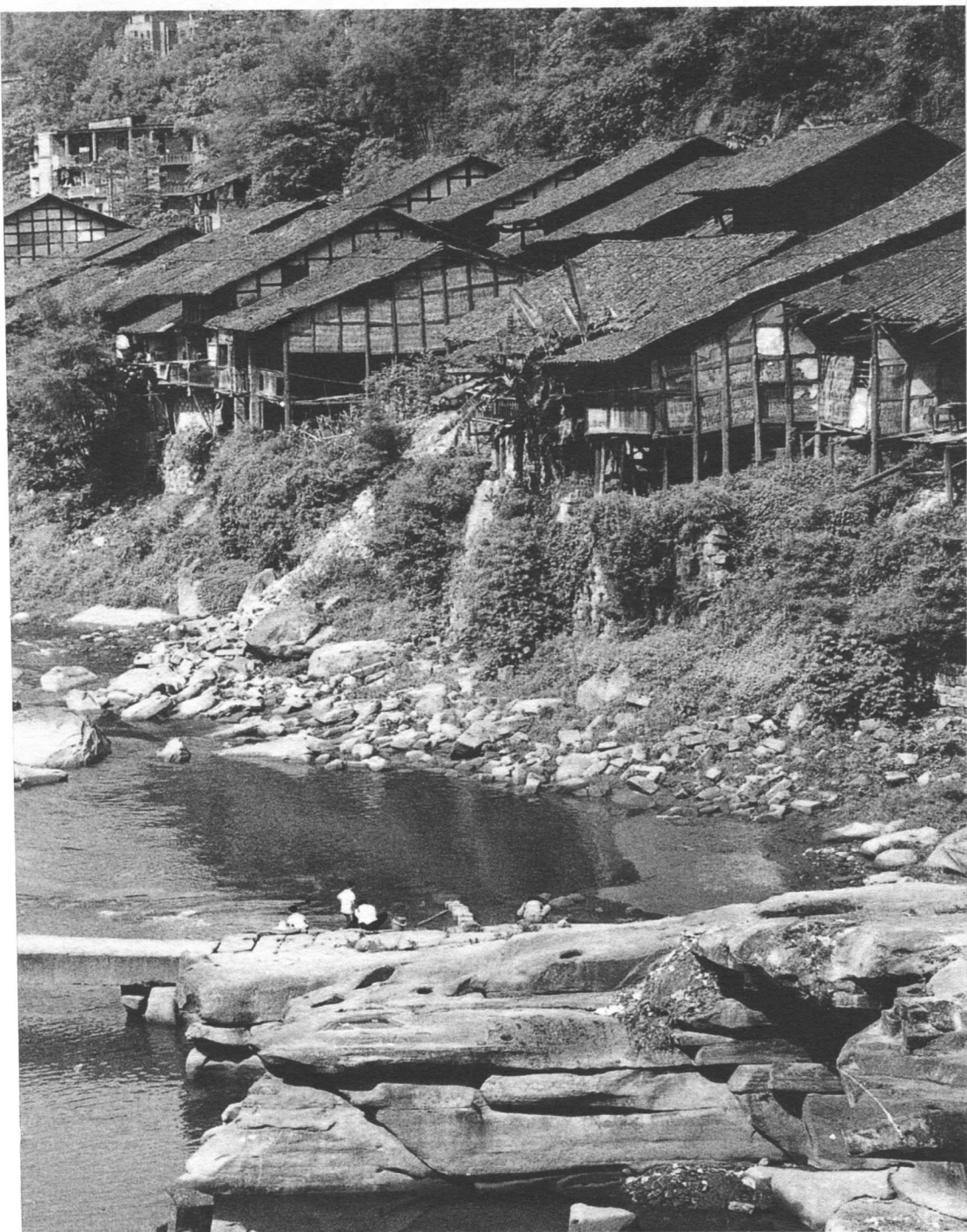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印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

书 号: ISBN 7-5366-6261-0 / J·10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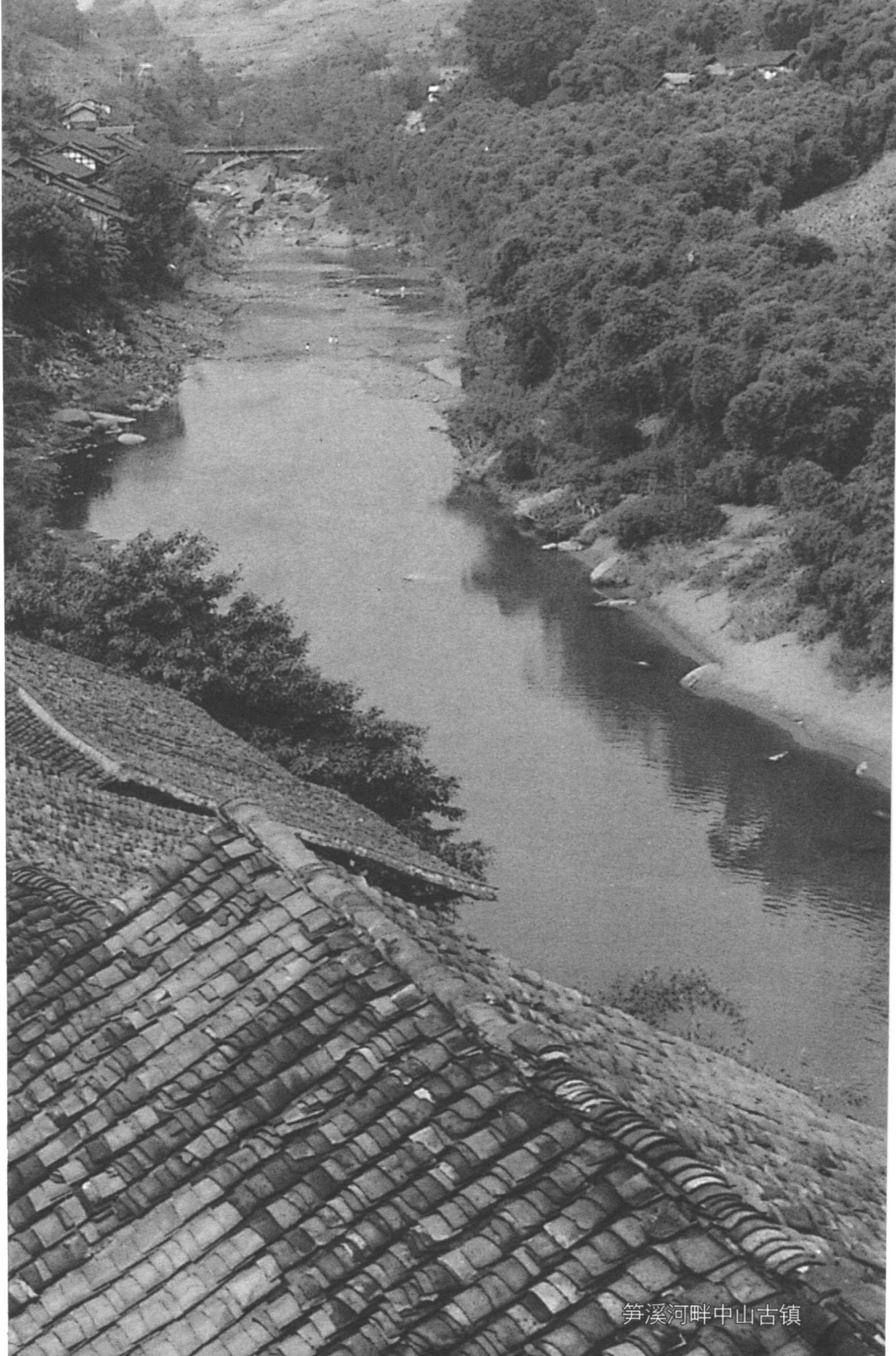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0.00 元





远离都市喧嚣的中山古镇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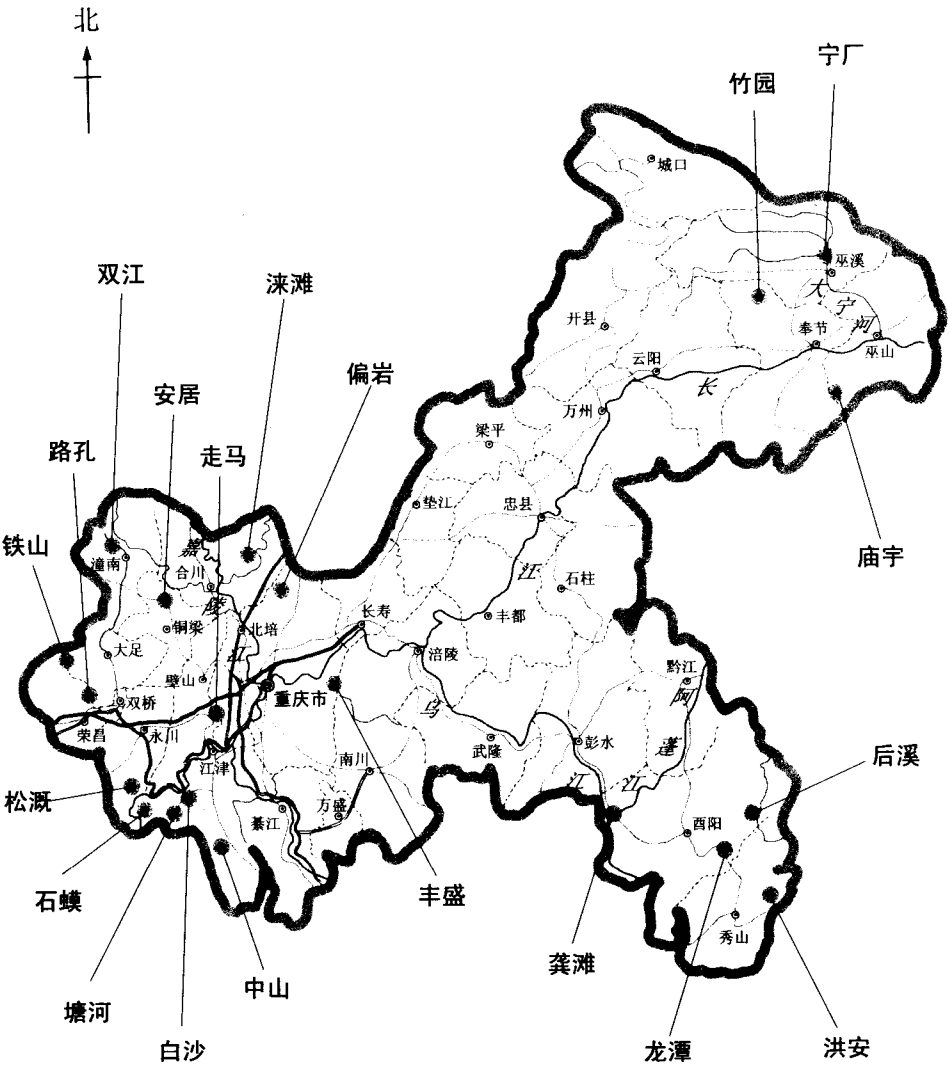
笋溪河畔中山古镇





田园中的朱庄园

巴渝古镇分布示意图



《巴渝古镇》丛书序

巴渝地区山川雄秀，历史绵邈，人文蕴藉。从距今大约 4000 年前土著先民开始在这片热土上建立村落，到春秋时期沿江地带出现城邑，经南宋淳熙十六年八月甲午（1189 年 9 月 18 日）恭州升格为重庆府，迄于清代嘉庆年间成为川东最大物资集散地，场镇建制与时俱增。作为地域性的经济社会枢纽，诸多场镇或始于秦汉，或兴于唐宋，或盛于明清，无一不是巴渝文明演进的重要文化符号，十分值得珍视。

然而，同全国多数地区一样，如今依旧保存着传统风貌的重庆古镇已经极少了。在直辖后的重庆范围内，乡镇虽有 1250 余个，还足以称古镇的却不及其两位数的零头。20 世纪的最后一年，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了 20 个市级历史文化古镇，按排名依次为酉阳县的龚滩镇、龙滩镇，合川市的涪滩镇，潼南县的双江镇，永川市的松溉镇，江津市的中山镇，巫溪县的宁厂镇，江津市的塘河镇，北碚区的偏岩镇，荣昌县的路孔镇，铜梁县的安居镇，江津市的石蟆镇，巴南区的丰盛镇，江津市的白沙镇，酉阳县的后溪镇，秀山县的洪安镇，奉节县的竹园镇，大足县的铁山镇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和巫山县的庙宇镇。尽管并没有包罗无遗，但古镇消逝之速，从中已然可见一斑。

消逝的古镇无可再生，无可克隆，无可替代，存留的古镇自当更加因稀而贵。重庆的这些历史文化古镇，大多靠山临水而建，体现巴渝地区独特的建筑风格，又吸纳了湖广、江浙等地区的文化涵蕴，寄寓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追求。大至寻龙观水，因势选址，细至山墙、层脊、檐柱、门棧的构件和装饰，几乎所有的民居、祠堂、会馆、庙宇、戏台、栅子门、过

街楼、石板路、半边街、风雨桥都是那样简约而方便，穿斗房、吊脚楼、廊坊式风雨场尤其于随意中展示匠心。建筑艺术与自然环境亲合融一，颇具生趣和魅力。千百年以来，多民族的本土遗民和外地移民生息其间，演绎出了多少素朴而优美的故事。在现代化的喧嚣逼迫下，它们随时也有消逝的可能，但只要继续存在，它们所承载的建筑、历史、文艺、民俗之类文脉就隐然可见，决不只是给都市中人反璞归真的消闲怡乐。

究其实，现代化进程无论怎样合乎潮流，合乎事理，合乎人心，都不必以开发性破坏一切古迹作为其代价。古镇作为诸种古迹当中的一种，最贴近历史性的社会人生，全都依样保留下来固然不可能，也无必要，但择其优者保留一些总是应该的。在这一方面，历史不及中华民族悠久的欧洲，颇有一些经验足资拿来为用；国内不少地区致力于保护历史文化古镇，也比重庆先走了一步。好在重庆直辖后，部分历史文化古镇次第制订了保护规划，如果切实付诸实施，足可前慰先人，后启来者。

身为文化工作者，我们对保护古镇既坚持着一份关注，也愿意尽一份心力。出版这一套重庆古镇图文丛书，即为聊尽绵薄的表现。第一辑 8 本书，每本书用 100 至 150 幅摄影图片，以及与之照应的五六万描述文字，介绍一个重庆的历史文化古镇，我们希图做到，图像的逼真性和在场性，能使文字的深拓性和超越性落实到具体的时空框架之内；而文字促成思维发散，又能使图像的视觉性和直观性获得多维度的阐释。假如这希图基本达到了，那么，这套丛书不仅对呼唤人们了解古镇、关注古镇、保护古镇有所助益，而且对增进文化意识、促进旅游发展，推动城镇建设也有小补。甚至于，什么时候某个古镇无可奈何地终于消逝了，也可以借以立个存照。

老 谭

2003 年 3 月 16 日于淡水轩羊头角



第一章 古镇风流（上）

舞榭歌台，
风流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

——辛弃疾：《永遇乐》

（一）

地处川、渝、黔三省市交界处，位于重庆江津市南部山区筭溪河畔，有一个古朴而宁静的千年古镇，名曰“中山”。

昔日中山古镇的繁华与风光，正像龙洞桥头那座精致的戏楼歌台一样，早已被历史长河所湮没了。好在我们的目的，并非只想知道古镇当年是如何地热闹与风光过，而主要的还是想更多地了解当年中山人的经商之道，以及支撑古镇“经济平台”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财源会滚滚而来？之后，为什么风光不再，成了过眼云烟？

尽管只靠有限的资料和追思，根本无法使那早被雨打风吹而去的风光重新再现，但至今还遗留在古镇长街上的历史痕迹，仍可让人们感受到昔日的古镇风流。

据说，那时的这条街曾长达3公里，铺面多达400余间。虽经洪水和火灾的劫难，但至今仍保留了铺面300多间，街面长1.5公里。应该说，这仍然是一个大镇的格局。

老街沿筭溪河西岸，以青石板铺设，南北走向，东西两排，像苍龙卧波，蜿蜒顺流而下。

临河一边，全是巴人蛮屋式的吊脚楼，鳞次栉比，一楼紧接一楼，一间紧靠一间，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。街对面则是穿斗式与抬梁式的混合建筑，大多是翘角飞檐，雕梁画栋，一派古色古香，恰与吊脚楼互相辉映。

更为绝妙的是，古镇街道采用的是“骑廊式”的建筑风格。古镇人为它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叫“过街楼”。即在3至5米宽的街面上空，用木架将两边屋檐或高或低地连成一片，成为浑然一体的过街楼。而且，“街有多长，楼就有多长。”这样，便收到“晴不漏光，雨不湿鞋”的效果。因此，人们又叫它是“风雨过街楼”。天热时，并不因此而闷热，反倒非常透风凉快。唐宋的士绅和明清的商贾，都曾为之倾倒过。

这，可说是中山古镇长街建筑的一大特色。

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？这便涉及到中山商人的经营之道了。在中山商人看

来，顾客就是他们的“衣食父母”，即今人说的“上帝”。

作为顾客的“上帝”，既然光临古镇商家，那是商家们的福份。不管买与不买、卖与不卖，有缘无缘都是一种缘分。既然如此，那一切都要为顾客考虑周全。当他们光临古镇时，就得让他们免受风吹雨淋，感到十分的惬意。晴天，不能让他们晒着；雨天不能让他们淋着；热时，还要让他们感到凉爽。于是，便建起了过街楼。

这分明是为顾客提供一切方便，使之欣然购物。其实，说白了，方便别人，也正是方便自己。这叫与人方便，自己也方便。

“过街楼”不是白修的，商人从来没有离开一个“利”字。凡扔出去的钱，最终都要加倍地收回来。这是商家的生意经。

中山商人，很懂得这本生意经，一本处处都为顾客着想的生意经。

这也许正是中山镇市场经济曾一度繁华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也是支撑古镇“经济平台”的一根主要支柱。

(二)

古镇长街，原在上下场口上都设有栅门把守，但早已荡然无存了。不过，如今从北到南的八段街道，还依稀可辨，这就是：

盐店头；月亮坝；卷洞桥；一人巷；水巷子；万寿宫；观音阁；江家码头。

几代相传的老药铺、老茶馆、老酒馆、老客栈，以及铁匠铺、银铺、染店、锅厂、铎厂和钱庄、饭馆、布店等，便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这八段街道东西两排内，托起一片商贸蓝天。

街像一座楼，
楼像一条街。
不怕太阳晒，
不怕雨湿鞋。

就是这奇妙的过街楼，
曾托起古镇的“经济平台”。





还是这座楼，
还是这条街。
只是朱颜改，
难觅当年气派。
镇民不时凑在一起聊天，
是叹息古镇昨天的失落，
还是憧憬明天的未来？

而各道帮口均各有其地盘、市场。

盐帮的地盘，在上场口的“盐店头”；

米帮的市场，则在上码头的“龙洞桥”；

木帮的天地，在下码头的“江家码头”；

船帮则分散在上、下码头的河畔；

马帮在万寿宫旁边的“歇马场”。

古镇长街，当然不是事先就有总体设计而一次施工完成的。据说，首先修的是一些“么店子”，而修得最早的是一户姓尹的人家。后来有了市场，出于需要，这才逐步扩建起来。

其“中点线”和最早的历史见证人，便是大有名气的“卷洞桥”。说是“大”，

其实这座桥是很“小”的。全长不过 20 多米，最宽也只不过 6 米而已。桥下之洞口，只一孔罢了。

此桥之所以小而有名，主要是它的桥龄很长，修建于南宋时代，距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，也可说是古代桥梁史上一个“化石”标本了。

更妙的是，桥的每块拱石都是整料配置而成，石料相当好，至今还完好无损。石工和配料则更为讲究，全桥双层拱卷，毫无灰沙缝隙，均用刀口缝吻合，历经近千年的河水冲刷，卷洞桥至今安然无恙，未见丝毫裂缝，

更无倾倒的迹象，可谓坚如磐石，稳如泰山了。难怪有记者把它比作中山的“赵州桥”。

其实，它正好是中山的历史见证人。古镇长街恰好以它为“中”点，将上下两边的老街紧紧地连结起来。

当年商贾云集，每逢三、六、九赶场之时，四面八方的乡民，便蜂拥而来。一时人山人海，挨肩擦背，水泄不通。据说，倘从卷洞桥分别走到两头场口，竟要花去两个钟头的时间。还免不了要挤得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所以中山镇人卖的是“盗菜”，因为白天拥挤不通，只好半夜出动，到镇上去卖菜。这样，买者和卖者都比较方便。还有，当街道不堪重荷时，便将鸡、鸭、猪、马等市场，一律赶到河边石滩上去交易。

长街的空间和中心地段，只能容纳那些老字号的店铺，去做大宗买卖。除木柴、生猪、盐巴、茶叶等行业之外，最忙的恐怕要数几家著名的老药铺了。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“九龄堂”。

“九龄堂”的门面并不大，门上连招牌也没有，看去貌不惊人，无法与北方的“同仁堂”相比。但它却同样

大树欲与蓝天相接，
小桥则与大地相连。
它们默默地承受一切，
何曾发过一句怨言？





临溪而立，
沿崖而生。
哪里最神秘，
哪里就有吊脚楼。

具有“同仁堂”的医德和妙方。“九龄堂”讲究的就是一个“信”字和“仁”字。童叟无欺，从不卖假药，也从不乘人之危，趁机敲诈病家。“一辈子做好事”，这便是“九龄堂”的传家之宝。

因此，“九龄堂”曾闻名四方，赢得了上百年的辉煌和历经9代不衰的名医世家的风采。

(三)

中山人似乎都恪守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的信条。“九龄堂”能够风光百年，如今他家的方老太婆能容光焕发，吉祥如意，在她的街坊邻居看来，就是因为“九龄堂”一辈子都在做善事。而那些不法奸商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唾骂和惩罚，乃至臭名远播，就是由于他们作恶多端，坑害百姓。

在古镇龙洞上方的大佛一侧之大路边，有一块长方形的石碑，上面阴刻了几百字的楷书体文告。时间为清光绪二十五年（公元1900年），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虽然字迹模糊难辨，但有些字仍依稀看得出来。大